

范方启

因工作之地方离家有一段路程,遇上雨雪和严寒,在来来回回的路上就不好受了,于是,无比向往有一辆可以遮风挡雨的车。当得知有一种充电就能跑四个轮子的车既能解决风雨困扰,又能抵御严寒时,我顿时就有些迫不及待了,毫不犹豫地花了两万多块买下了一辆。那车外观上和真正的汽车几乎没什么两样,当时我还满心以为,这车既不用上牌,交警也不会管呢。可等车到了手,才发觉自己干了一件蠢事。这车的毛病简直多得让人忍无可忍,更为关键的是,它压根就不允许进城,更别提上高速公路了。当然,也不一定是无是处,最起码能使我操纵方向盘。想要一辆能够正常上牌、可以自由出行的汽车的愿望便强烈起来。

## 学车小记

在去驾校交报名费的时候,我的确有些纠结,一旦拿到了驾照,那几万块钱也就打水漂了,同时还有些担心自己不能顺利拿到驾照。好在和同事朋友们一个劲儿地给我打气,说我有了一定的驾驶基础了,学起来应该不难。终于鼓起了勇气报了名。

科目一顺利通过。上了有动力的车之后,才发现,此车和我之前开的那辆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单说离合器,稍不留意,车子就跟抽筋一样打颤。教练简单地讲完驾车的要领之后,就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了,大多数时候,都是学员们互相交流经验,菜鸟教菜鸟。

直角转弯和大S弯这两个项目,对于我来说,应该不算太难。可实际操作的时候,车轮一不小心还是会压线。要知道,实线线等同于墙壁,车要是撞了墙,那还了得!最要命的是倒车入库,连连“撞墙”。看到有些胆小的女性学员手忙脚乱的样子,我也忍不住劝她们别着急,慢慢来。技艺总也不见长进,就难免会有人泄气,过来安慰的人可就多了,“泄什么气呀,如果会,谁还会来这儿学呀?”在大家的鼓励下,那些泄气的学员也就只好强打起精神,从头开始继续练习。

一起起早贪黑摸爬滚打多日,对方姓甚名谁,差不多是一

无所知。也有人自报家门,其他人见状纷纷效法。来学车的,有的是为了方便接送上学的子女,有的是为了让自己做生意的时候出行更便利,还有的就是单纯地想要那种说走就走的自由感觉。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

有人挂科了,我也不禁为自己捏了把汗。看到我在担心,就有人过来开导说:“公路上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车子,不都是人开的吗?他们一开始不也啥都不会?”还有人:“车这东西,真要认真学,来不得半点虚的,因为它和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言极是。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只要一进了驾校,不管熟不熟,大家都不会吝惜自己的关怀,给予他人鼓励,而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接受着来自于他人的帮助,有人日后也便成了挚友。

## 神滩晚读

苗君甫

那天在网上次日达超市买吃火锅的菜,顺手下了一单,寄到爸妈家里。想象爸妈收到菜之后的惊喜,有点小开心。

果然,第二天老妈就打电话问我:“快递点打电话让去取菜,你买的?”我得意地说:“对,我买的,惊喜不?”老妈嗅怪我:“就知道瞎买,乱花钱!”我说:“没多少钱,我直接选好,省得你和我爸再去那么远的超市提回来,多省心!”

老妈说:“那倒是,这菜直接送到楼下,真是挺方便的。”

从那以后,我隔三五买点菜寄回家。周末回家吃饭,提了一袋子菜进小区,一路上,好几个邻居笑着跟我打招呼:“今天这菜是你自己送回家的啊,整个小区就你爸取菜取得勤哩!”

回家跟老妈说起邻居们跟我打招呼的事情,老妈笑着说:“还不是因为你爸嘛!你买了菜到快递点,他取完菜,专门绕到小区人最多的广场那儿,见谁跟谁打招呼,见谁跟谁说。你爸就是爱‘炫耀’!”

想起以前,我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爸喜欢去广场上看报纸,尤其喜欢看有我文章的那一版。那时候,如果有人问他:“老苗,你看啥呢?”他就指着印在报纸上的我的名字说:“看报纸呢,俺闺女写的,你看,在这儿呢!”而我专门写他的那些文章《父亲的角色》《父亲的名字》《有谁像你》等等,他拿到楼下广场看的频率就更高了,不仅主动跟别人介绍我文章的内容,还经常跟人讨论“文章的意义”。在我爸持续不断地“努力宣传”下,几乎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老苗家闺女爱写文章,还经常写老苗,发表在报刊上呢!”

想到这些,我不禁乐了,冲我妈说:“那就让我爸继续‘炫耀’呗,千金难买高兴么,让他开开心心的,多好!”

其实,我知道,我爸提着菜走过小区的广场和看着报纸上我的名字跟小区广场上的邻居讨论,虽然事件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底色都叫做骄傲!

取菜的时候,骄傲被女儿惦记;看报纸的时候,骄傲被女儿肯定!其实,天下父母都一样,他们对子女不会有所求,想要的无非是被子女惦记的心意,尤其是把父母放在心上的惦记,更让他们骄傲和自豪!

他们一天天老了,在无法阻挡的日复一日的衰老中,被子女惦记的心意能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无限的浪漫和乐趣!衰老无法避免,但这份惦记却让他们春风得意、喜笑颜开:这份被惦记的心意,能让他们感受到生活有爱、儿女孝顺,平凡生活里,也能收获满心满脸的快乐和幸福!

## 有一种骄傲叫『被惦记』

生态园林

刘玉松 摄



胡在勋

卖牛

父亲从屋里走出来,松树皮样的手里多了半截棕毛编织的新牛绳。买牛的人站在院坝头满脸堆笑,父亲默默地走向牛圈,牵出老牛。

老牛乖巧地伸出头,父亲的嘴翕动着,似乎念着偈语。两根牛绳在他手里就像两串佛珠慢慢滑动。

父亲艰难地解下旧绳,把新绳的一端递给买牛人。然后别过脸去擦了擦眼睛。直到牛“哞”地叫一声,被买牛人牵着离开院坝,父亲都没有回过头看一眼。

金疙瘩

滴水成冰的早上,父亲满是皲裂的手,反复地擦拭镰刀。镰刀霍霍,父亲极目远望,还是看不见雪下草的影子。

## 父亲和牛

(组诗)

芭谷秆垛子金字塔般立在雪地里,穿过厚厚的雪地,父亲钻进垛子。左挑右选,一捆芭谷秆,追随着父亲的脚步,留下了一道优美的弧。

牛圈门口,父亲抖掉芭谷秆上的最后一朵雪花,这些干枯的老草就在老牛的嘴边停了下来。

“耗子都要存冬粮”,不到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舍不得动用这些金疙瘩。

草

这种东西贱得很

只要给它泥土、水,当然还需要点点阳光和空气,它就会肆无忌惮地疯长。父亲看草的眼神,跟牛看草的眼神高度一致。

在父亲眼里不存在秋天枯黄,冬天衰败;对牛来说,远比红花绿树来得实在。

犁铧

路边的小树丛里,七十多岁的父亲,吃力用石头把一根小柏树压倒,然后用绳子把它的树梢往上折弯。

“父亲,你还要做?”父亲好不容易收拾完了,站起来,拍了拍手:“犁铧未断,翘木要生。”

看到父亲额头上,被犁得深深浅浅的沟壑,我想到了那张犁上包浆很厚的犁铧。